

有苦自知

曲蘭和王梅是大學同學，也是閨蜜。王梅家在市里，父母都是公務員；曲蘭住在鄉下，父母靠種地和打零工為生。

畢業三年後，曲蘭和王梅先後出嫁。儘管兩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她們還是會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喝茶、吃飯、聊天。

最近曲蘭很苦惱，她和丈夫想在市里買套房，這樣就不用租房子住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小窩，才有底氣生孩子。

想法是好的，可錢從哪裡來呢？曲蘭兩口子的父母都是農民，一輩子攢下的積蓄都砸在倆人的婚禮上了，壓根幫不了他們。

善解人意的王梅很大方，痛快地拿出二十萬借給曲蘭。王梅身材樣貌都不錯，跟模特似的，命也好，工作、家庭都很圓滿，丈夫還是著名企業的高管，所以她不缺錢，二十萬對她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感激的同時，曲蘭也有些羨慕閨蜜。在大學時，她特好強，樣樣都是前頭，運動會、演講、各種比賽的頒獎臺上都有她的身影，還拿了國家獎學金。

一出社會，她發現這些東西壓根沒用上，面試的她因相貌平平、身材矮小而處處碰壁，最後只能在出租屋樓下的超市工作，是她以前認為的“廉價勞動力”。

而閨蜜呢？一畢業就在父母的安排下，進了本地的國企，在辦公室裡做副手，端茶倒水、寫寫材料、做做報表什麼的，事兒少錢多福利好。

再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地雞毛，丈夫沒一技之長，靠開計程車為生，整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還掙不了幾個錢。

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工作不順，難免要找撒氣的地方，因此，兩口子時常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執不休。一個月中，兩口子有好幾天都是分開睡的。

於是每次與閨蜜見面時，曲蘭總跟她倒苦水，說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不如意，說自己每天打兩份工，這麼辛苦，還沒人理解。她那個死人一樣的丈夫，只會嫌她買的化妝品貴。

生活就是這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實王梅也是有苦難言，每個人都覺得她很幸福，她丈夫給她買大房子、給她花不完的錢，卻常常不著家。

最近，王梅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自己的丈夫好像出軌了，他時常躲在廁所裡打電話，語氣很曖昧，說什麼“小心肝”之類的話。

王梅雖然知道，但也無可奈何。這個家，沒有一樣東西是她的，所有的衣服、名牌包包、高檔化妝品，全是丈夫買的，要離婚，她只能淨身出戶。

這一切，都來之不易，她自然不肯輕易放手。當初為了跟丈夫結婚，王梅甚至跟父親鬧翻了，就是因為父親說自己的丈夫心術不正，且倆人門不當戶不對，不適合在一起。

果然，父親說的話開始靈驗了……

丈夫用財富打造出一個巨型的鐵籠子，將作繭自縛的王梅囚禁。王梅逃不出、也不願逃出這個鐵籠子。

相比之下，她更羨慕閨蜜曲蘭的生活，曲蘭至少還有個人說話，即便是爭吵；而她呢？每天面對一堆死物，丈夫也有了出軌的苗頭，也許不久後，她就得捲鋪蓋滾出自己精心經營的小家了。

大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只是有的人不輕易喊疼。

無妄之災



張強生家養了五年的母豬死了，死狀奇慘，張口伸舌、口吐白沫，糞便中還帶著血，一看就是被人下藥毒死的。

這事兒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消息很快便傳到了這個不足二百來個人口的小村莊的每一個角落。

出了這檔子事，大家首先懷疑的，就是跟張強生結仇的李二狗。話說，在一個月前，李二狗用水泵抽水灌溉稻田時，被張強生把水截胡到了自的田裡。

李二狗找上門去，與他理論，沒說幾句話，倆人就大打出手，瘦弱的李二狗哪裡是懂得些拳腳的張強生的對手，當場被揍了個半死，當真是豎著進去、橫著出來。

比起身體上的痛苦，李二狗更在乎的，是小村莊裡的人的閒言碎語——除了年邁的老娘和老村長，沒有一個人同情他，更沒有人為他撐腰，反而是冷嘲熱諷不斷，說他自不量力，活該挨打。

從那以後，李二狗就記恨上了張強生，他不敢當面罵，就背地裡咒人家早死，並使些小絆子噁心張強生——比如往張家的院裡扔狗屎、掀人家屋頂上的瓦片、拔人家栽在地裡的莊稼。

為此，他又被張強生沖到家裡來，狠狠揍了一頓。因此，張家的豬死了，村莊裡的人自然有理由懷疑他。

一頭即將下崽的母豬可值不少錢哩，在這個閉塞的地方，豬肉大抵是人們唯一的肉食了，平常人家輕易捨不得吃，過年過節才能上桌。

豬死後的第二天，年近七旬的老村長就領著張強生上門來與李二狗對質了。

李二狗自然不肯承認，因為這事的確與他無關，再借他幾個膽子，他也不敢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兒。

但張強生一口咬定是他下的藥，無奈的李二狗只好讓倆人搜家。這一搜可不得了，倆人從李二狗那久病臥床的老娘的床下搜出來一罐草藥。這草藥熬成的汁水的味道，恰

好跟張家豬槽裡的一樣。

李二狗愣在當場，他哆嗦地給張強生下跪，但固執地拒絕承認草藥是他熬的。

人證物證具在，德高望重的村長即使再如何可憐他，也不好繼續偏袒，老村長一臉恨鐵不成鋼的表情，沖著李二狗直搖頭。

當晚，老村長將小村莊裡所剩無幾的老人和上過幾天私塾的文化人張白立叫到了祠堂，商議這事兒該如何解決。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由李二狗賠償張強生的損失。

於是，百口莫辯的李二狗不得不將家中用來耕地的牛賠給了張強生，這使得原本就很貧窮的李家，已然成了家徒四壁的景象。

躺在床上的二狗娘氣得幾天沒吃下飯，只能靠一口中藥吊著性命，不至於翹腳。

李二狗夜裡常常能聽到隔壁的房間中傳來老娘的啜泣和咒罵聲，他聽得心裡五味雜陳，很不是滋味。

沒有了牲口，地只能一鋤一鋤地翻，於是李二狗只好早出晚歸，每天天麻麻亮就出門，中午也不回家，直到夜幕覆蓋整個村莊時，才往家裡趕。

這天，月亮緩緩升起落在枝頭上時，李二狗才翻完村西的那塊地，他揩去一頭的汗水，將鋤頭扛在肩上，緩緩朝小村莊的方向走。

途徑村口大槐樹下時，李二狗看到張白立家的煤油燈亮著，透過薄薄的窗紙，隱約有兩個人影在床上晃動，不時還傳出一陣不可名狀的聲音。

李二狗頓時一愣，張白立年前剛死了老婆，屋裡咋會有女人？聽那斷斷續續的說話聲，好像是村裡的王寡婦，這倆人咋搞到了一起？

李二狗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卻還是單身，外面的女人不願嫁到山溝溝裡來，村裡的女人又看不上他，所以他到現在還是光棍。每每看到人家成雙入對，李二狗都很羨

裡別提多高興了。

這時候，趙大叔提議道：“大夥今天高興，一起去喝兩盅！”一個大工問道：“打平乎還是吃呼？”打平乎就是現在說的AA制。幾個小工擠眉弄眼道：“吃呼，吃呼！吃呼有意思！”

七八個人進了一家蒼蠅館子，拍著桌子吵吵嚷嚷地點菜。老闆娘一看就明白咋回事了，這些人是準備吃呼了。吃呼特別考驗老闆的智慧和，收錢的時候一定要找准人，讓大多數人滿意。

這幫人你點一個鍋包肉、我點一個香辣肉絲、他來一個紅燒明太魚，都爭著點好菜。羅德好不容易插上嘴了，吭哧半天就點了一盤豆腐泡，他從沒自己下過館子，對飯店的菜不熟悉。

大夥哈哈笑著，啤酒白酒輪番往肚子裡灌。羅德更傻眼了，喝酒也不是自己的強項，他越想越緊張，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大夥吃飽喝足後，趙大叔把老闆娘喊過來，一邊剔牙一邊問道：“老闆娘，你看今天呼誰？”老闆娘早觀察明白了，伸出手指轉了一圈，最後一指頭點到羅德頭上：“呼他！”工友們狂笑著拍桌子、吹口哨，比著大拇指說：“呼得好！”

羅德頭上冒著冷汗，臉上擠著難看的笑容，掏出四十塊錢結了賬，他的心在滴血——這可是他五天的工錢呀！

一回到家，羅德就放聲大哭，痛罵這些人不是東西，做好人讓自己鑽。羅德的多聽完原委之後，便開導他：“你幹活不行，卻和別人拿一樣的錢，還不是大夥幫襯著你？請頓飯也是應該的。”

此後，為了供羅德讀書，爹娘沒少吃苦，爹拖著傷腰又回到了工地，娘也出去打零工了。羅德挺爭氣，三年後考上了不錯的大學。羅德又咬牙堅持了幾年，大學畢業後，他留在省城參加工作，家裡日子才慢慢好了起來。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羅德人到中年，已經成了一家公司的老總，他數次要接爹娘到省城享福，爹卻不幹，說在小地方活得舒服。

這天，羅德接到爹的電話，讓他務必回去過中秋，說是有重要的事。羅德也沒多想，買了些禮物就開車回老家了。

回到家時，羅德又接到了爹的電話，讓他直接去龍鳳大酒店，說在那訂了座。羅德心裡發笑，這老頭難得奢侈一回，會生活了！

羅德來到酒店，推開包間的大門，不由一愣。屋裡除了爹娘還有七八個穿著樸素的人，一起笑咪咪地看著他，紛紛招呼道：“羅德回來啦，快來坐。”

羅德打量了一圈，認出這些人正是當年和自己一起幹活的工友，坐在首席的是趙大

跳牆頭

半夜三更，總有人跳村主任家的牆頭，這其中究竟有什麼隱情呢……

老游是個村主任，經常半夜三更才回家。這天晚上，他進了院子，見家裡一片漆黑，知道老婆已經睡下。回身關門時，好像有人從牆頭上跳了下去，他一激靈，快速拉開大門，喝道：“誰？”可胡裡空空如也。他以為自己眼花了，隨後進屋，倒頭就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老游的老婆說她昨晚好像聽到有人跳牆頭。老游吃了一驚，看來自己沒聽錯！他隨即虎起臉：“你昨晚怎麼不說？”老婆很委屈：“我那時太困了，睜不開眼。”老游氣呼呼地說：“這次就算便宜了那個小賊！”

不想這以後，只要老遊是半夜回家，都會聽到有人跳牆頭的聲音。他很生氣，心想到村主任家裡搞這種名堂，這不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嗎？他下定決心要把這人抓住！

從此，老遊晚上就不再外出。可這之後，他再也沒聽到有人跳牆頭的聲音。老遊想，可能是自己的方法太笨，就算賊的膽子再大，看到自己在家裡坐著，也絕對不敢來。他便改變策略，天一黑，就在家中藏起來。可這樣過了半個多月，還是沒發現一點蛛絲馬跡。老遊再也堅持不住，生活又恢復了以前的節奏。事情也怪得很，這時，那個人又開始跳牆頭了，這讓老遊異常惱火，卻又無可奈何。

這天半夜，老遊回家見床下邊扔了一地煙頭。他氣直往上湧，一把將熟睡的老婆拍醒拽起來，然後指著地上，說：“你給我解釋一下吧。”

老婆問：“這不是你扔的嗎？”

老遊咬牙切齒地說：“我抽過這麼次的煙嗎？你知道我什麼脾氣，你要說出那是誰，也許我還能饒你。”老婆堅決否認這事和她有關，這可把老遊徹底惹火了：“別以為不承認我就查不出來！”

可這樣丟人的事，誰願意宣揚？老遊便想等待時機抓住那個傢伙，再好好出一出心中的惡氣。

這天，老遊又是半夜到家，見地上有一張紙條，他拾起來一看，上面寫著：“當村主任又有什麼用？我不還是玩兒了你老婆？”

老游氣急敗壞地將老婆揪起來一頓暴打，老婆忍無可忍了：“你天天這麼晚回，憑什麼打我？”

老遊一聽氣炸了，他失去了理智，雙手掐住老婆的脖子：“你敢給我戴綠帽子，我宰了你！那人到底是誰？”可老婆被掐住了脖子，說不出話。老遊見她不說話，就更著急，越著急下手就越狠。當他意識到這一點，老婆已經斷氣了。他這才清醒過來，自言自語道：“我殺人了！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第二天，老遊被逮捕了。審訊時，他後悔地說：“我只想教訓教訓她……我是村主任，哪能丟這個人？”隨後，他將事情的經過交代了一遍，並將紙條交給了員警。

紙條上的字是列印的，不過好在上面留下了指紋，員警逐個排查，最終，劉四鍾浮出了水面。

劉四鍾被抓後交代，他一開始就是故意躲在老遊家的牆頭上，也是故意弄出動靜讓老遊發現，等老遊開門走出院子，他早已溜出胡同了。老遊家裡的煙頭和紙條，也都是他半夜趁老游的老婆睡下後溜進屋裡“佈置”的……員警問他這樣做的目的，他說：“我其實沒有別的目的，就是想讓游主任收心，晚上多在家陪陪自己的老婆。”

員警不太理解：“他陪不陪自己的老婆和你有什麼關係？”

劉四鍾流著淚說：“那樣我老婆就能每天晚上都陪著我了。”



吃呼

在東北，一幫人聚在一起，看到賣冰棒的，就有人喊：“吃呼啦！”所有人立刻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掀開箱子往外掏冰棒，咬得“嘩嘩嘩嘩”的，一根沒吃完又拿一根。

為啥大夥兒都這麼踴躍呀？這就是“吃呼”的遊戲規則，賣冰棒的小販會根據這些人的表現決定和誰要錢——不能向那些積極張羅的人要錢，必須“呼”表現不積極的，找他結帳。

現在，很多人都忘了這個遊戲，但羅德卻永遠忘不了。

那年暑假，羅德爹幹活的時候摔壞了腰，家裡生活有些困難，羅德被迫出去打工賺點學費。

那時，羅德剛考上重點高中，本來想在暑假放鬆一下，卻遇到這樣糟心的事，無奈之下，他只好頂替他爹去建築隊當小工。

建築隊裡有好幾個小工，他們都是羅德鄰居家的孩子，和羅德年紀相仿，但都早早辍學當小工了，個頂個的能幹。羅德就不行了，他以前沒幹過活，倆不頂一個，沒少受人奚落。幸好建築隊的頭頭趙大叔和羅德爹關係不錯，處處照應著，這才勉強把羅德留了下來。

一天又一天，羅德的手磨出了泡，破了之後變成了老繭。他暗暗咬牙發誓：“上高中後說啥也得好好學習，將來找個好工作！”

這天，房子上瓦，東家結了賬，趙大叔給大家開了工錢。那個時候大工一天二十塊，小工一天八塊，羅德幹了二十五天，正好拿到了兩百塊。頭一次拿到辛苦錢，他心

裏，他做夢都想討個老婆暖被窩、傳宗接代，聽到這為愛鼓掌的動靜，頓時就心癢癢了。

他扔下鋤頭，躡手躡腳走到窗邊，用手戳了一個小洞，伏在窗前看，映入眼簾的是一張熟悉的面孔。看到風韻猶存的王寡婦，李二狗眼睛霎時亮了，一臉猥瑣的樣子，口水不禁順著嘴角淌了下來。

屋裡的男女一邊做那事兒，一邊說著話。

張白立：美人兒，你交代的事兒我已經辦了，現在可以跟我走了吧？

王寡婦：不行，你得把張強生弄死！

張白立：我都毒死了他家的豬，還不行嗎？再說，那是我侄兒子，我咋下得去手！你跟他到底有多大的仇啊，為啥非得弄死他？

王寡婦：哼，俺就是看不慣他婆娘那副嘴臉，不就是有個男人嗎？誰沒有了！非得在俺面前炫耀，俺就是要弄死她男人，讓她守活寡！

張白立：好吧，容我想想，人命可比豬重要，要是被人發現，咱們都逃不掉。

聽到這裡，李二狗頓時大吃一驚，險些發出聲來。他既震驚又憤怒，但為了洗脫自己的罪名，他沒有聲張，而是弓著腰悄悄出了張白立家的院牆，之後顧不上揀鋤頭，一路狂奔到了村長家。

老村長聽說張白立和王寡婦滾床單，且密謀害死張強生，頓時大為光火，悄悄聚集起附近的幾個漢子，拿著繩子和棍棒就往張白立家趕。

到時，那對男女還躺在被窩裡，眾人踹開門後，王寡婦套上褲子就準備跑，卻被屋外的人扯了回來，看著四周虎視眈眈的眾人，倆人只好將所有的事情和盤托出。

考慮到王寡婦還有子女，村長不得不囑咐眾人將她和張白立苟合的事情隱瞞下來，只追究張白立下藥毒死張強生的豬的事。

張強生從村長那兒得知如此事，不禁後怕，且對李二狗十分感激，第二天就將牛牽到李家，還給了他。

叔。他頓時想起了當年的事情，心裡有些不痛快，不冷不熱地打了聲招呼，找個地方坐下，開口問服務員：“點菜了嗎？”

服務員把功能表遞過來說道：“點了，您看一下。”羅德冷笑著掃了一眼，揮揮手道：“這都啥玩意，不要！上參翅鮑！”趙大叔打聽道：“參翅鮑是啥玩意？”羅德“哼”了一聲：“海參、魚翅、鮑魚！”大夥兒一聽，紛紛擺手：“不用、不用，吃那玩意兒幹啥，死貴死貴的，剛才點的就挺好！”

羅德不理他們，扭頭問服務員：“你知不知道啥叫吃呼？”服務員疑惑地搖搖頭。羅德眯著眼睛道：“等會兒結帳時，你看誰張羅得差，你就找誰要錢。”

包房裡的氣氛頓時尷尬起來，幾個工友對視一眼，一齊站起來，推開椅子就要往外走。

羅德多猛地一抬手，狠狠扇了自己一個耳光：“誰也不許走，今天就呼我！”

羅德被嚇了一跳，趕緊上前阻止：“爹，你這是幹啥？”

羅德多氣得直哆嗦：“幹啥？四十塊錢讓你記了半輩子，恩情卻都喂了狗，要是沒有你這些叔叔和兄弟們，能有你的今天？”

羅德不解地說道：“我有今天都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和別人有啥關係？”

羅德多破口大罵：“你個牲口，你趙大叔怕你有壓力，一直不讓我說，我慫了二十多年，今天和你好好說道說道！當年，我腰壞了，幹不了重活，你去工地的時候，大夥背後就商量好了，你幹多幹少就那麼個意思。你第一次掙錢，大家哄著你掏錢吃了頓飯，你知道這是什麼飯嗎？人家這是為了給咱省錢、長臉！”

羅德聽完，更糊塗了。羅德爹接著說道：“那時候隨禮就十塊二十塊的，可以全家跟著吃，你知道你上學後他們一人給了多少錢嗎？每個人一百塊！而且我要張羅酒席，人家誰都不來，都說你已經請過了！”

羅德爹眼淚嘩嘩往下淌，聲音都哽咽了：“等你上學之後，大夥又讓我去一起幹活。那時我腰不好，半個人都頂不了，可大夥誰都沒嫌棄我，照樣和我平分錢，這才好賴供你上了大學呀！你自己說，今天呼你冤枉嗎？”

羅德使勁瞪著眼睛，眼淚卻劈裡啪啦地落下來，他抱著拳說道：“各位叔叔，各位兄弟，我恩將仇報地記恨了你們這麼多年，白瞎了大夥一片仁義呀！啥也不說了，我給大家道歉，大夥今天一定往死裡呼我！”

羅德說完，趙大叔喊道：“行，讓咱呼咱就往死裡呼，兄弟們，想吃啥？”

大夥一起扯著嗓子喊道：“豆——腐——泡！”

羅德“撲哧”一聲笑出了鼻涕：“服務員，聽見了沒？上參翅鮑！”